荷潭聞見錄 全

荷潭聞見錄

權駙馬跬陽村之子也尚 太宗女生二子曰賻曰聰年十餘拜敦寧直長

一日仕衛上屋探雀鷇都正猝至不及迎都正怒召立于庭詰責之賻即

入訴 太宗笑曰爲汝官卑故也立居政官拜賻同知令及衛率罷視事

都正大驚出迎聰幼時 太宗愛之常置膝上侍臣有長鬚者聰拔佩

刀剔棄之羣臣請其罪 太宗曰朝庭之禮不可不嚴聰罪當誅然幼稚

無識願從諸父貸其生可乎羣臣頓首謝命出于崇禮門外歲餘 太

宗彌疾篤羣臣入問疾 太宗曰予疾已漸非醫藥可治與諸父相見[illegible]

幾日乎羣臣皆泣 太宗太息曰予有孫聰病中甚念之晨朝庭不敢[illegible]

泣下羣臣頓首請赦 太宗之顚倒一去蓋如此

南怡者宜山尉輝之子 太宗外孫也膂力絶人 光廟朝有功超拜兵判

睿宗深忌之人或告其蒸於公主下獄問以謀反按誅之方怡之就鞫也康

純以領相入參怡稱純預謀純曰臣本編戶遭遇 聖明位至宰相又敢俾

非而預怡謀乎 睿宗然之怡復曰殿下信其虛辭而免之俾以得罪人

睿宗命鞫之純年已八十不堪考掠自引伏與怡同斬呼曰南怡汝有何怨

於我而誣我耶怡曰寃則吾與汝同也汝爲首相知吾寃之而不出一言以

被汝亦冤死耳也紿默然不能答告者及推官皆錄勳子孫享其利乃怡
之被誅至今亦不能辨真僞◇權翼平擘有女擇婿南怡求之翼平令卜
者筮之卜者曰是人必以罪死不耳翼平令推其命卜者曰是命極短且無子
當享其福而不見其禍耳以爲婿矣翼平從之怡十七魁武科極被寵遇
二十八以兵判被誅女已先卒數年矣
兼牧使得海武人也嘗爲定平府使而本道都事入府兼之壻金斯文驛
以其所製賦考定高下於都事都事稱善課二中兼適在坐乃曰吾壻能
文之士假使此作不善豈至於二中乎願課三中都事笑而從之蓋兼之意很
述課次亦如矢數三中爲多故也聞者齒冷
成廟始建環翠堂命諸詞臣作記使左丞旨金宗直科次徐達城之作僅
點三下餘皆塗抹　上改命金宗直記之一揮而就文不加點　上極加歎賞批
諸循間徐達城典文衡二十餘年不辭退一日問族侄曰外議以我爲如何對
曰皆嫌其久專文柄耳徐撫髭曰我遞則金宗直必爲之矣蓋惡之也或曰戊午
之禍盟於此
故事大提學遞則必自擧其代徐達城遞人皆屬望於佔畢齋達城素猜

佔俾遂举洪處白自代物議譁然梅月堂金時習詩曰平生可笑事貴達
爲文章蓋譏之也
有一人以奴婢田舍施於佛寺以祈子孫宜福子孫窮不能自存與寺僧詒屢
屈 成廟時擊錚訴之 上親筆判曰納田於佛以求福也佛若不靈子孫貧
賤田還於主福還佛於大哉王言后言析獄使無訟之意兼之矣
陳壯元字在上庠言時政得失忤安老意以誹謗論死李台榮允即陳同
年友也陳之就刑也言於太学曰今日陳壯元死我同年孰能從我餞之皆
不應李獨持壺酒歡飲於市痛哭而別柳西厓爲傳作之以美之
蔡西言無逸少有氣節安老即其姑夫也公屢言其失安老御之公取禮
部辭治經有聲 安老恐登第則爲己害密使公從兄無擇往試之公不
悟應口誦無礙安老大惡之嗾臺諫指爲陳字黨而錮之安老敗始登
科涯久卒不能大施人皆惜之
金安老專權拳朝患之尹參判安仁即 文定王妃之從父也密謀去之秘
啓於妃曰安老謀不利於妃々大懼焉 上至而泣 上恠而问之對曰久侍左
右今當見府故悲耳上驚问其由以安老謀告 上震怒即欲誅之畏其
權重以密旨付安仁々之安仁曉往大憲梁淵家賓客滿堂不敢言而退

朝而又往夕而又往梁始疑之族客散引入卧內安仁以密旨示之梁即亦同
億論之 上命宣傳官發卒圍其第押送配所至島院賜死先是 上寵待
安老家有小禮必宣醞是日安老子禔將娶賓客塡堂日旣晩不宣內醞安
老怪之俄而金吾郞至賓客蒼黃多有踰垣而逃者安老能捕令禔往曰遇
今日人誰與我家爲婚姻者安老少時推命于中國卜者書與曰極富極貴
但死于島莫曉其意至島院乃驗
尹元衡 文定王妃之弟爲人奸邪雖踐華要見棄淸議常憤嫉士林與
李芑遂起乙巳之獄誣殺尹任柳灌柳仁淑等 文定旣薨 明廟敎誅元
衡而朝議亦洶洶未測 上意亦無論言攻之者 上覺之一日於講筵問漢
文誅薄昭是非羣臣始知 天意遂論其專權誤國之罪黜之門外歟
其死元衡喪其室繼室以其寵妾封夫人朝宰之嗜利無恥皆與之婚
嫁元衡敗妾亦歟其死命還其賤
白參贊仁傑與許磁爲隣交契甚厚許得異味必以分知白貧也密啓初
下人情洶洶大憲閔齊仁大諫金光準等受元衡風旨蹤迹詭秘莫保朝
夕許請曰具夕飯問曰明日金諫將論密啓子有老母奈何白日旣許身

于君安于顧私許多般誘脅白竟不從許歎曰明日子必死矣白辭出許執其手曰明日是子為君子我為小人之日也由是觀之小人之為小人亦自知矣

沈斯文義即貞之弟也文章浩汗性不曉事有王祿之識然亦以癡自處能沈晦以免禍故人以為其愚不可及嘗以学官考課試于泮宮賦以以亟二午為題伎生所製皆不工斯文輒出歇帝一揮而就文不加點付書吏曰汝有相知伎生以此與之伎生書而呈之諸考官擊節歎美曰此塲屋安得有此作斯文攸然曰先生之言是矣此乃吾所作也考官皆絶倒貞雖精忍賊害其友愛則天至貞嘗與南袞密話于小齋斯文自至排曲而言曰真兩箇小人家大怒色變貞怡然曰吾弟素癡願相公恕之袞遂釋然一日斯文晨悟而泣貞曰弟何為而泣斯文曰夢見父母父母言是少子吾甚念之某田某奴吾欲與汝未及而死竟不能忘也吾以是悲貞大感曰父母念汝至矣吾何愛是物不慰地下之靈即於坐上作券而與之貞後知其詐欲試斯文之意亦晨寤而佯悲斯文曰兄何悲乎貞曰夢見父母父母言某奴某田欲以付汝未及而終吾為是悲斯文曰春夢何可信乎貞大笑已而

李㻂　仁順王妃之表叔也　明廟悪元衡之招恣欲擢操以分其權操挾其勢

敬入銓曹天官郎洪天民不從堂上爲擬左右者每謂之曰洪郎稱秉銓筆無
乃爲勞陰勸引爲援洪輒薦他人凡被銓薦 上輒從點之蓋天意在擬
也朴判書好元新從由籍洪以朴曆薦上託以関西飢必須良宰拜朴
龍岡令洪亦不肯擬無可奈何則要入中書朴判書大立爲舍人拒之甚力
上乃拜趙應教故事惟直提學擬承旨而宗簿正以宗師輔德以春坊
長并擬而已至是 上速欲用擬命玉堂東壁副應教以上兩司亞長並
擬承旨遂擢擬爲承旨因爲例至今遵行而宗簿正輔德之擬遂廢
李樑秉東銓專擅自恣其子廷賓擢壯元及第有張奭之譏將薦銓
郎而許曄等不許擬喉舌諫一日點李文馨朴大立素立許曄尹斗壽
等八人廷賓乃入銓曹朝野側目遂因 妃弟沈義謙而逐之謫江界病死
明廟幼沖政在 東朝權奸竊命乙巳之獄非 明廟所知也 順懷世子薨
明廟哀痛殊甚既而嘆曰我何罪爲乙巳忠矣無罪斯戮予在君位不能
正也我家安得世有君王耶大哉王言可以淚千載之臣庶矣
順懷世子既薨 明廟召河原河陵 宣廟及豊山諸王孫于宮中一日命寫
字以進諸君或書小詩或書聯句 宣廟年最少稱書忠孝本無二致六字

明廟大奇之一日又使着翼善冠曰欲知汝常所之大小也試君以次着之 宣廟兩手
奉冠還置 御前曰叩頭豈此常人之所可着也 明廟益奇之遂定傳授之意
△乙丑明廟不豫而儲嗣未定中外遑遑閔政丞箕時在卿位容謂首相李浚慶
曰 上疾彌留今當國家無社稷之憂李公大悟入請繼嗣 天語已不可辨
仁順王妃曰順懷世子卒後 上見德興君第三子曰嘆真人已出我子宜死浚
慶曰 天意在此矣遂命將護淑于 宣廟潛邸 明廟不知也疾間聞怒閔公
自請以特進官入侍李公頓首於 上前曰玉候違豫國擧恐懼皆以國本爲憂
臣待罪大臣不得不爲宗社之計 玉色不悅曰予病豈至於死而大臣顧爲此事
歟閔公自袖中出大學衍遂[義]定國本卷進曰大臣謀國豈顧身計古今亂亡恒
由繼嗣不定若觀此書則 聖人當自知之 明廟諦觀色始慮以身殉國可謂
社稷之臣矣仍命經筵講大學衍義賜閔公豹皮衍義講進自此始 宣廟
登極閔公遂入相府
李東皐將受顧命招注書尹卓然即廉前書之卓然書第三之三字以叅[及]就迎
於潛邸也 宣廟方持德興喪與兄弟同居倚廬 卓然請盡出序立然後迎 宣廟
以歸人服其應變
明廟升遐無嗣李東皐浚慶爲首相左相沈通源 仁順王妃之姊父也以藥房提

詞在閣中恐有異議密令鎖其門定策迎　宣廟啟僥倖扈衛功者多奔走爲途於之塞李斯文志剛後至呼曰小人亦來矣注書黃大受曰閣門永塞小人勿用姑退人多快之時有投疏勇之書者沒慶曰從　先王治命群臣何功焉投其書于火李東皐既受　顧命出賓廳令兵曹整部伍禮曹修迎立儀李政丞陽元時爲都承旨請召三司官長參額東皐厲色曰我以首相親承敎遺君招三司將教何爲李台惶恐失措　宣廟即祚有教罷李台若東皐絶之曰李台只敎敎慎大事而已豈有他意議遂沮李台終不自安求出爲安東府使　宣廟不以爲嫌竟至大用昔宋英宗不罷蔡襄猶以爲盛事　宣廟不惟不罷大用而不疑德冠千古而以爲帝王之大法矣李台若不遇聖明之世難乎免於赤族之誅矣金僉樞孝元少有文名與尹元衡婿安某遊嘗訪安于尹家適與沈青陽義謙相遇沈心鄙之金擢巍科名論甚重議選天官郎衆皆屬望於金沈爲參議仍前過沮之其後金竟入天官而有薦青陽弟忠謙宜詮選者金不許曰天官豈外戚家物而沈門必爲之耶蓋青陽　仁順王妃之兄也自是朝廷始分黨右沈者謂之西金右者謂之東互相擠引朝著不靜有識皆憂之李栗谷力主兩黜之論沈爲開城留守金爲富寧府使栗谷既論而爲遠近不同難以服衆必移金於三陟而沈出尹完山栗谷初教調停兩間而不能以卒未免以其身爲領

柚戊庚金鶴峯劾三尹而悉治結癸案粟谷當国亂朴謹元許篈宋應漑崔永慶鄭介清以山林之士亦不能免朋黨之禍愈往愈深

己卯之獄人皆知出南袞沈貞之為而不知其成於金詮戊午之禍人皆知出於克墩子光而不知尹弼商之主張者何哉我国之人雖号博達貫穿史家者不曾一覩宋国使史故纔過數十年耳目所不及則賢愚邪正類不能知諺挾宋人為愚者庸何傷乎宋国通鑑有誰讀之嗚呼此雖戲語真格言也弼商以睚眦殺李穆遂起戊午之獄一時士類盡為魚肉至勸盧思愼殺趙舜其心陰慘饞鄉為下燕山暴虐大抵弼商導之也雖受擢髮之誅不足贖其罪只以麻妃獻議大臣被誅於燕山不以其冤故丙寅靖国首蒙伸雪至今不知故事者往往以為真宰相可勝痛哉己卯之禍無金銓雖袞貞之奸難以托朝廷公論成之戊午之禍無弼商雖克墩之凶難以假大臣而行之矣 太宗敬置孫興宗附奸之罪於極典聖人之慮至矣

柳西厓自少文章学行為一世所推雖久為三公清貧如寒士為政公明人不敢干以私壬辰大乱後公以為首相當国拮据經營焦心竭誠凡可以利国家不顧人言創立都監通融軍籍改定貢案至今賴之激濁揚清猶存形迹卒以為奸人所講去国歸安東河庄家食十載而卒朝野惜之然素性謹遜言語溫恭

未嘗失色於人故少骨鯁風責備君子者不能無恨焉
李鵝溪四歲能讀書年六歲解作詩書屏簇名振都下二十三釋褐歷敭淸顯頗淸愼得時望既登台座生患失之心有金公諒者金纘之孫也金纘冠後宮山海奴事之公諒以同住昏夜乞哀不恤吮舐遂得罷淸議壬辰之亂李以領相首建西幸之策 大駕既西從公論竄于平海而 聖眷不衰乙未鄭政丞琢請放還蓋迎上意也李既復入時柳西厓當國沮之李怨入骨髓與其黨謀去之至戊戌遂逐西厓而代之濁亂朝廷 上覺之命出門外十年不召 壬辰鵝溪爲領相首倡西幸之計公議改之 駕至松京命竄之黃判書愼撰諭軍民敎曰廟堂力主和金秦檜之肉是指西厓姦臣首倡幸蜀國忠之所而懸示指鵝溪也見之吐血鵝溪諂諛固寵植黨悄合其黨至于今益甚罪固難赦至以西幸之舉並為罪案彼豈肯心服哉昇平日久人不知兵賊鋒未至聞聲崩潰以空閭傾北之 都城市井不發之子弟可以當秀吉鋒銳耶孟子效死勿去之言非是之謂也靖康之難种師道請委城出避衆議以為老悖竟取靑城之辱此固往事之可鑑者也我意鵝溪西狩之策其有功於社稷 宗社甚大不可并致訾毁也
北方是豊沛之地而在要荒之外風俗獷悍與胡貊無異 宣廟初李青

蓮後白爲方伯作文會書院于咸興以文敎道之邑縣小民有能誦詩書作文辭
者親與之爲主席之禮人皆競勸文風藹然策名登朝相繼壬辰之亂能撥亂今
反正皆自号爲伎生者始若李公可謂眞方伯矣青蓮爲冢宰門不受私謁
雖名稱棋爲百執事者人或私托則必絶之惜人才多者病之〻〻誠是也其視惟
貨其言而門如市者亦不可同年語也
金鶴峯誠一剛直敢言宋判書棋壽特進官詣 經筵其子應溉以玉堂
應泗以注書同入侍講畢語及乙巳之事宋公泣陳冤枉之狀而悲動左右
鶴峯亦以正言在筵進曰棋壽在乙巳間附麗權奸至錄僞勳享其富貴二
十餘年及今 聖明在上公論大行乃以悲辭苦語指陳其冤欲竊公論之
名眞小人情狀也棋壽惶恐而退三父子一時引疾閭巷縮頭而公辭和自如
△蘇盧齋之爲吏判也金鶴峯以正言同侍講筵鶴峯進曰盧守愼貪
爵受賂不可之大者也蘇齋謝罪頓首朴相淳曰守愼清謹自守斷無是事
守愼事母至孝母有言不敢違而有不肖弟兄愼爲其母所鍾愛是兄
愼之爲也 上釋然曰吾意正爾盧判豈貨吉者歟鶴峯又曰事母當喻
色豈可以公爵爲私親悅蘇齋拜謝鶴峯〻敢言如此
宋參贊其嘗孫其邑夫人嫉妬亦甚伺公潛入婢房其戶飭奴邑勿開公不

渴嬉客李斯文覺過其前公謂曰事既如此雖諸亮奈若何李曰若諸葛
亮初不入矣合俯首胡盧已而
成牛溪渾少有重名以遺逸徵超拜吏曹叅判未免王良屑屑往來之譏史臣
書之曰身在草野遙執朝權云 大駕西狩牛溪居近路傍不迎謁 駕住
西塞君之不赴今上為世子撫軍伊川召之遣騶促行辭以病是冬 天兵渡
鴨綠始赴 行在傳曰余過卿門而卿不出見乃屈於卿深矣今來行在深用
赧然渾惶恐數死辛以此罪追削官罷爵朝議推乃戴異議者以此訾之
不以為非至曰牛溪在賓師之位 上當就謁後無迎謁之禮又曰是時
上棄宗社而奔無可從之義嗚呼朋黨之後人是非至此可極矣設使渾
實处賓師之位當擔任倉皇之際豈可安坐不動耶今之為弟子云者為
賊所迫過其門而其師者不致奔問之禮可乎若果以賓師自处則安坐不動
可也又何綫赴行在乎其心必有所未安故也其曰棄宗社而奔無可從之義者
尤可痛也文山所謂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真宗而南者為忠非是之謂也西狩
非南渡之比耶唐德宗之奔奉天亦棄宗社而君子以陸贄為忠者何哉君
臣之義天地之常經雖三尺童子皆知後名之為可死而縉紳之徒衣食於吾
君者皆以渾為無死噫揚子雲劇秦美新拔出莽朝韓文公司馬公皆擬於

道統莫有非之者至吾朱子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後雄之死始若是非不
待百年而定者殆非的論也
崔二相滉精悍到果善攻人過失有直名雖君上乃失不敢言以爲恭乃竄
宣廟又善隨時低昂東西分明互勝敗而公居清濕自如也其卒也鵝溪
挽詩曰風波急時持鐵鑑路歧分處偏戒蹤偏公之子有源大怒裂而焚之
二崔大憲有源性至孝父二相公年老心疾侍弟子多有所不堪公悅容愉色
務以歡心衣不解帶者四年年公素短於文晩登第二相大喜宿恙頓消人
以爲孝感立朝有乃父風尤好攻人微過及国家故事人所不屑言者倖〻
以剛直自名人有大過則亦不言故人雖憚之亦不怨
李栗谷十餘年文章已成有重名父惑於嬖妾不以於父出家雲遊禪号
義庵緇徒尊之以爲生佛以竹輿子肩擔而行年二十長髮應擧魁甲子
生員及第歷敭華貫受知 宣廟信至贊成爲一時儒林領袖與叔者(從)壁之
亦不恤也初以生員詣泮宮謁 先聖閔通禮輻爲掌議訾以沙門不許入至
晩擔中皆失色公神采自若未嘗少變
宣廟嘗內索黃白鑞三百斤外人喧騰以爲宮中鑄銀佛栗谷知諫院啓問
儐爭之連月且請所用 上怒批曰欲問君上所欲用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章高峯大升為承旨封還批辭 傳曰此非政院阻搪之事也栗谷辭職請退
至曰 殿下謬引經傳以折諫臣是 殿下平日讀書之功只為拒諫之資而已
上震怒許之政院又曰不可使諫臣獲譴而歸 傳曰人各有心不可抑也蒼松
為友鹿為蚤豈非高節歟蓋 上好夜讀書尚古而進驪炳多烟以而驪無煙
敎於宮中別造而外人誤傳故激天怒云栗谷退歸海州未久以副提學
召還遂受知遇一年超拜貳成言聽計行古今偉以為相未及而卒
栗谷於 宣廟羣臣之際會亦可謂千載一時癸未尼胡之變為兵判自
以言聽計行而事在倉卒多有建明至於納馬免防等事皆先行後聞
朝論閧然以為專擅三司共攻而典翰許篈大諫宋應漑都承旨朴謹元亦
攻之尤力 上大怒命竄謹元于江界篈于甲山應漑于會寧於是朝論携乃
貳至於館学皆分明呈疏互相是非博士韓戩亦以異議竄于慶興宋雲之
禍益裂募廣孽入粟塞上許通仕路皆尼胡變之時也
李栗谷卒逾年々朴謹元宋應漑許篈猶在謫乙酉夏朝講既畢領相盧
守愼曰三臣既竄知與不知愛與不愛皆以為過當雷霆無竟夕之怒願賜寬
宥三臣若或罹霜露則恐有後悔 上顧謂大司憲具鳳齡曰三臣言與臣奸
邪果臣奸乎 其直言之對曰邪雖不為奸而輕薄人也自是已見不聽人言卒

心雖不敬誤国使之為国則終至於誤矣文章則有之守愼口頊喜人傷己至於文章亦不致力但於對策雖以俚語浩汗不竭矣未久三處蒙赦

宣廟辛卯尹政丞承勲為江陵府使有白黑蟻自海而來戰于府地積為丘垤時方憂倭釁遂用武臣代尹公明年倭大舉入寇郡邑皆被屠滅而獨江陵一帶兵禍猶歇亦可知天之理也

林九齡為南方守路宿一公廨階上碧竹可愛披竹林有小女兒立其中問為誰則對曰久當知之不須問也顧從之雖知其非人憐其慧遂携來晝則席卷而立其中長與俱夜喜出遊曉則還入席中行則裹在籠中雖部顏美麗而細覩之額上多毛好又鬟喜綵衣紅裳既毀年生一女母女皆喜舞人或要看安以布帛為礼若不洽其欲輒舞而止九齡之南原府使時我外祖為判官故先妣曾見其舞余少時聞於先妣如此

金左相命元少時放眼於花柳間聘一娼娼為宗室某妾公每踰墻相從一日夜為宗室所縛事甚急公之兄慶元時為掌令聞知公遭禍即馳到則門閉不得入掌令大號排門而入曰我乃金慶元也吾弟氣豪無檢得罪于左右罪固當死但方占式年初試宗学甚精必捷文科左右以義氣聞於一国何忍以一女子殺一才子耶宗室素俠豪好義即下階迎之曰吾不料佳秀才有是事也即令解

縛置汜歙酣謂曰君善登今科我當以是妾奉君公果擢甲科三日遊街之時詣宗室家謝其意宗室遂以其妾歸之其女後為靈川尉所聘以罪流義州谷方鎭直弘文館遞出餞于郊為金諫所憚公之任情放達多類此

萬曆庚戌余以賀至書狀將赴京師過辭李鰲城相公相公曰辭官方札男乃我相知人也願君護之因言余先考判書公未第時居抱川將應禮部試與從兄為清道郡守埼清道紙廛也求試紙夢犀許諾至期夢犀盡以應擢子第無貴賤言判書甚憤之即往紙肆脫衣買紙肆有老嫗曰觀公玉貞非久屈塵埃者也何自善如此判書言夢犀負約以還免衣曰紙則任公取去吾何敢取何公必高捷會試我亦供之判書遂魁多士會試亦高中未久果登第感嫗意待之盡禮嫗將死請囑俾出童殺判書如色難則嫗輒歎息却坐曰公已富貴宜忘我也判書不得已勉從其子孫蕃衍仕三医司者無慮數十人擢男即其孫也

禹僉樞伏龍多智能文之伎所居官不嚴而事辨爲守民頁逋粗訴貧甚不能償公曰以雞貸因穀宜甲逋也以家有物以代納否民曰貧無物只有一雞耳公曰京以鷄來吾將食之豁以穀民信之明公烹鷄以獻公曰吾戲耳豈有為太守食民鷄而耗穀囯者耶速持去民既出门群吏皆取食之有頃公召民謂之曰吏思之既令以殺鷄而又不受是罔以也為有仁人在位罔民者也還速將以鷄來當如納民無

如之何以宗對公遂疏羣吏姓名而徵其祖即時而集群吏驚服不敢欺其在安東

也天將率大軍入府以軍法公欲困公使以太平簫三十前導皆衆惶惑因指公

不以爲意密使人誘富民乞小饰金數十使人持之如按簫狀與太平簫相間而行

簫聲聒亂天將見之皆以爲簫不能逞毒而去其應變不窮多類此

朴領相承宗按察湖南時有一訓導年老赴試子以無圓點難之訓導曰朝

官雖無圓點得赴試訓導亦朝官也公子不許訓導諫之由於按察請赴朴

相指鷄塚雖非朝官年踰六十前程不遠姑令許赴聞者絶倒蓋訓導俊彦

拔生則每以鷄塚敵之故諺呼訓導爲鷄塚故也

尹判書国馨爲承旨將詣經筵尹漆原卓然亦以特進同在賓廳時 王子漸

横漆原方爲刑部尚書極言 王子受賄擾刑獄之事入侍言国馨之 上問於所

從聞以聞於漆原對 上顧問漆原漆原見 上色不悦恐貽害對曰臣所不知

上忽默然尚書張沈聽天守慶退謂漆原曰公極言 王子事吾亦預聞公豈忘

之歟漆原面赤不能答漆原之反覆固不足言聽天之不能誦言於 上而退有

後言亦失勿欺之義矣

李鰲城少有公輔之望以詼諧自名庚子歲體察于湖南 上使誡察道節

李谷馳啓曰逆賊非如鳥獸而驚然生産之物難以識察人皆誦之以爲帝談笑

于今日告變者相繼首尾五六年尚未斷獄比烏秋鼠黨而虎多亦可以觀世變矣

亾賊丞鄭汝立全州人博覽强記貫穿經傳論議高激踔厲風發見栗谷為時所推重傾身事之執弟子禮至有孔子已熟底柿子栗谷未熟底柿子之論栗谷章其才延亂言之遂踏清顯名聲籍甚栗谷既卒汝立見時議漸變遂背之諂附李潑兄弟一日 上問李珥何如也 厚丞未及對 汝立極言其短不遺餘力 上深惡之曰汝立今之邢恕 汝立怨目而退棄官歸全州屢徵不起武斷鄉曲潛謀不軌事發自剄死

李浩自海李上來路詣鄭汝立處又謀浩大驚起疾馳向京至公車峴見持兵者要於路知汝立欲殺之大懼適汝立士同行入京時汝兄潑亦將上來故欲待汝來相議上變夜不能寐纔二日而趨俫上變汝立聞之而逃自剄死獄辭蔓延潑浩兄弟皆杖死履素翁仲虎之子也潑擢壯元位至吏議性至孝父母之病衣不解帶湯藥之事未嘗委之婢僕及生銓曹以進退人才為己任交遊賊汝立連己丑獄卒死杖下人皆冤之

崔徵士永慶號守愚堂又號三峯有孝行為戶鄉薦父母以遺逸徵拜持平不就與李宗成牛溪交契甚厚後因論議有却己丑獄逆黨有吉三峯者亦未捕姜海縣干環等承時宰風旨上疏以為永慶被逮係獄不渉色辭意

坐

氣如常獄吏皆歎服敬事焉徵士素不識鄭賊徵士之喪明也鄭賊致弔書而徵士不記也至是訊問與鄭賊相識徵士對以不知　上不直之鄭松江爲委官請訊上以爲不可加刑釋之金謙具虎等固請更鞫竟瘦死獄中徵士初出獄成牛溪遣其子文濬資送之米曰使惡於人而遺此禍徵士曰只坐惡於以翁耳以此致長韜之禍云及松江被罷　上遣官致祭　贈大司憲

余嘗疑史記呂不韋嘗納邯鄲美姬知其有娠獻于楚期年而生子政因以始皇爲呂氏此乃時人深疾始皇賤惡之辭非公論也懷妊十月而生是不易之定期何有充之十四月之千萬年乃一二人而已耳不常使以逆知政之生必在於期年之後而獻楚乎以是知始皇之在襄子無疑也尚論君子未有說破者亦爲其下流而天下之惡皆歸焉耳近見陳遵兩山墨談論嬴易呂馬易牛之事曰邯鄲暖昧牛馬疑迷孰謂中國獻文之論乃與偏方管見同乎是以君子取尚友也

己丑治獄鄭松江爲領袖白惟咸李春英等爲羽翼搏擊異論者殆盡金憑全亦人也與鄭賊不相得成蹊已久素有風騷日寒鶻風涸輒涿鄭賊之戚屬也金彥序而官之列適日寒涸涿有與惟咸有隙惟咸以爲氣[illegible]搆殺之自是翦野側足辛卯　天意大悟竄惟咸于塞壬辰大赦放還戊戌丁主事應泰誣陽奉朝也惟咸以接伴下獄

白惟咸參賛仁傑之子與從兄惟讓論說不相同己丑之獄與惟讓與三子騈首
就戮惟咸當路揚揚自得不出一言以救庚寅以御史巡出方時鄭政丞彥信
謫甲山韓儔士戭謫慶興賊得守臣贈遺鄭公之書又執韓子之入覲者以聞
以起大獄頼 宣廟聖明得釋後惟咸累年係獄兩竄乎邊人以爲天道有知
〇宣廟嘗問侍臣吾可比古何主鄭以周對曰堯舜之主也金鶴峯誠一曰亦可爲
不難而有自聖拒諫之病拒諫自聖桀紂之所以亡也 上變色徒倚龍床左右
震懼柳西厓成龍進曰二人之言皆是也堯舜之比引君之辭桀紂之言儆戒
之意 上色霽賜酒而罷
宣廟辛卯臺諫論鄭澈等之罪李山海主其論玉堂亦爲上劄副提學金睟
從而大成姓傳家議之而以爲不可如是泒及拕金不送大諫洪汝諄劾禹
谷削奪官爵南北之論始岐而惡者目爲北緩者目爲南壬辰李山海洪汝諄
竄西厓亦罷尹斗壽爲相嘗因癸巳還都西厓還爲領相大司憲金宇顒大司
諫李墍掌令辛自獻等論鄭澈殺崔永慶之罪司諫鄭曄執義申欽正言
李時發等以議不合引避玉堂請遞鄭曄申欽李時發等時論大變金應
南鄭琢相繼入相乙未春鄭琢請放李山海 上從之未久臺諫論鄭琢不合
相位遞之人謂請放李山海之故而意出於西厓南北之惡尤深李完平元翼代鄭

孫爲右相南以恭金藎國等欲逬李慶全淸顯而鄭愚伏經世爲吏郎執
不許戊戌丁主司匿恭誣捏李國 上欲遣柳西厓于 天朝申辨而西厓有老
病不堪行之語 上意甚不平李爾瞻爲持平啓劾西厓大司憲李憲國執義
李尚信正言鄭弘翼等不從各引避 上是爾瞻而遞憲國等合啓論
西厓棄削官爵己亥秋南以恭金藎國等主論劾洪汝諄又分爲大小北主李
山海者爲大北主金南者爲小北任蒙正就正等嗾蔡謙吉疏論金南專擅之罪
大憲閔夢龍等繼之金藎國南以恭朴彛敍李必亨宋駿朴承業削奪官
爵庚子春領相李元翼遂論西厓之事且言任國老是丞承從親若用其
人害及於晃乘掌本國老以山海之黨方有輔望大司諫崔鐵堅論劾罷
上曰觀完平微意不遞啓引用柳黨而已完平遂李山海復入爲領相洪汝
諄爲兵曹判書爭權相攻主洪者爲骨北主李者謂之肉北李爾瞻等論劾
洪汝諄翊百僚廷論不已夏 上兩黜之山海汝諄爾瞻慶全等削奪官
爵西人滿朝漢陰爲体察使遣李延平貴往嶺南董治軍務延平以鄭仁
弘居鄉豪强頗加侵責仁弘怒其門徒文景虎等上疏論誣殺崔永慶成
渾主其論使 聖上得殺士之名而其徒黨滿朝 上是之大憲黃愼引避爭
辨 上以爲黃愼護其私所遞之盡遞吏曹 壬寅正月 柳永慶爲吏判乃小北

須袖也金誄論成渾追削奪官爵論請先崔永慶之金誄具成李尚吉李
洽等黨記而又論與汲金誄李成祿閔有慶等亦々記之金鞏上疏言其
父從學於成渾々々不與崔永慶之論皆出於鄭仁弘々々之搆誣 上批曰汝父之東西
南北汝又隨之如影之形乎仁弘々之為人草木々々皆知其名汝敢復救成渾
殺永慶時古手段耶擢仁弘為大司憲 特命召之李貴上疏極論仁弘
居鄉不法之事作罪 上不省永慶儀禁右相遂病朝耕以至殺其身
壬辰倭乱成判書泳以前承旨守喪在幾甸驪州閑散使其時監司以成雍
牧驪州非朝命而以乱極不敢辭 朝廷聞之令兼江原巡察蓋為賊注原州
監司避兵嶺東嶺以西無按察者故也洪牧使思敷居母喪避兵近境路過成
成怒其不下馬使卒拏而問之知其為洪責曰汝是朝官當此国家何敢不顧
其憂而私自避兵乎洪曰父母喪重何敢私自起復敢踰于倭以安身人理所
不忍故如是避兵耳成面有慚色撫馬而去成叔文前承旨世寧踰于倭
至以女嫁倭將平秀家而蔵之起復亦無朝命故洪以此辱之人聞而快之
壬辰之乱 大駕將西狩朝臣請立世子以係人心 宣廟從之乃立第二子光
海暉為儲嗣第一子臨海君珒狂悖人心所不屬故捨而立暉從人望矣已還
都後累遣使請封 天朝而 萬曆皇帝愛第二子灤王尚洵意不屬

恭昌帝故禮部每以越次據禮不許蓋為恭昌地也 辛丑冬禮曹復請遣使請
封宣廟以為壹位久虛而不請冊 妃先為此請俾也時 懿仁王后上仙已経年
故也 朝廷始知 上意不屬於光海
壬辰西狩史官某等焚史草而遁西厓當国作書人不齒于朝戊戌朝論大
變擬某出狀官 傳曰此輩乃焚史策棄君父逃去之人也朝 天中路不無毋
逃之弊改擬至哉 王言可謂不感而民感於鈇鉞者也
李夢鶴者京口賤孽也落拓無行為書文所黜往來兩湖間韓絢之為逆辟也
隸書軍與絢謀作亂 宣廟廿九年七月夢鶴先起兵于鴻山據書守尹英賢又
據林川守朴振国入心尾解無敢拒者連陷六七邑韓絢知事不成不應夢鶴
進逼洪州牧使洪可臣事出不意束手無策但閉城電邑都元帥從事官辛
景行適至檄召水使崔湖湖領兵入城人心始定出將朴命賢驍勇有謀守
制在州境可臣召之命賢即戎服入城城益堅夢鶴之初起也誑其衆曰金德
齡與我有約都元帥兵水使亦皆通謀又響應衆以為然及賊兵洪州衆見水
使領兵入城始知其誑兵氣沮喪夜未半賊軍大潰韓邑守尹英賢跳出至城
下呼曰賊兵潰散願出追城中不信命縛英賢以入曉而視之則無所見矣城中始悔
從兵追擊多俘馘其夜金州牙兵尹誠大呼曰吾元帥金冥盟司忠萬以軍領

十萬兵馬已到此中賞貰衆之斬首來降可免其罪也其下林債明等爭持刀入帥斬夢鶴於臥席以獻韓絢率千餘人出於洪州境李時言洪可臣等襲擄誅之賊黨悉平

金德齡者光州校生也有勇力能超越殿閣或馳馬房闥若履平地或馳縣山坂揮長刀左右斫所過長松皆紛披亂倒神異如此類甚多自稱能遁甲李賓信之薦于摠軍司曰逐龍虎忽走室中智如孔明勇若關羽 世子召見獎勵拜翼虎將軍 宣廟命改其號曰超乘將軍於是聲動以爲神將德齡亦自信不謙且癖使酒狂怯刑殺濫酷對賊壘三年無寸功以虛名爲夢鶴之黨所引而李時言金應瑞尤忌之殺柔時殺之密啓有反狀柳西厓力主其言竟置拷死亦自取之禍也△賊黨之引德齡也 上大驚即辟左右與諸大臣議曰德齡勇冠三軍且有親兵如不能捕則奈何柳西厓對曰必不敢拒命徐消新自嶺南還必知事情請問之消對曰臣父在京與瑰其親爲妄庸人也雖多勇亦非絶人大失物情親兵皆懷異心雖欲拒命不可亦不能也 上曰有能捕之耶對曰如使逃匿臣不能捕不然捕之易如反掌耳 上危之 西厓曰消何敢於天威咫尺之下大言不當乎臣保其言可必用也消曰韓明璉方在嶺南必驍果使明璉當之而以金應瑞隨後千人助之德齡何敢拔摺以臣計之德齡必束手就

擒之不至此於是 上命消秉忠傳往捕之行到全州則李元帥權慄已因晉州失
慄亦慮其拒命密使成潤文論之潤文密語德齡設軍務德齡不覺以單騎來
坐既定潤文乾執其手曰朝命捕君德齡即跪曰 上有命俾至如是顧又接
我潤文哀其冤不忍但鎖其兩手送于獄消聞德齡已就囚狀聞于朝曰州
慄使德齡討夢鶴其四日遲留觀望成敗故因之其八字遂為德齡之斷案而
不得免人皆惜之功未及成威名大彰所至賊輒斂兵先避其境多息一國士民
俾以為安而當路忌嫉者甚多竟不免囚人痛之如宋人之悲岳武穆也自兩湖之
間父子兄遂以義兵相禁戒相弔出涕曰吾屬皆魚肉矣倭賊聞德齡死跳踉
相慶曰兩湖不足取矣
丙午春永昌大君璜生 繼妃金氏出也領相柳永慶援 世宗朝廣平臨瀛
大君例率百官陳賀倡眷說言永慶逢迎 上意為固位計丁未冬
上疾危急人心洶懼皆疑臨海有不測意兵判朴承宗請以都監軍扈衛行
宮上下密旨命招大臣時原任大臣朴以 上疾危急故亦請立閤中永慶謂諸
大臣曰今 下密符只招時任大臣也諸大臣皆抱出 上下教欲傳位東宮永慶
與左相許頊右相韓應寅同啓有今茲傳教出於群情之外等語一國喪言永慶
有二心遂匿傳播前主矣已秋 上立海州下傳位東宮之教其時大臣尹斗壽等防

啓之辭亦有宗社存亡之外之語々人不以爲訝今以爲永慶之罪若時勢不同之臣
也光海久在春宮上察其庸不堪爲嗣有易樹之意而外人不知以爲矣啓晉
憤嫉永慶戊申正月十八日鄭仁弘上疏言永慶謀危東宮之狀并斥大臣被逐
金諫不論之罪而言不踏啓字而下十九日永慶上劄自明批答仁弘之疏有
如失性之爲人臣豈以忍退舊君爲能事等語李廷元上疏請治永慶謀危
東宮之狀　答曰誰敢爾等爲此疏天日在上臣直指無隱臺諫知　上意所
在翌日始以被斥仁弘引避而即出大司諫李效元等論慶全李爾瞻作此搆
捏之言通于鄭仁弘使之上疏并請遠竄　卽　允之仁弘竄寧越爾瞻竄甲山
慶全竄江界鄭蘊上疏救仁弘極言永慶之罪李惺又上疏請伸仁弘極
言永慶謀危之狀而并論其貪贓之罪二月亦一日李效元請竄李廷元李惺鄭
造等惺與廷元相切々造弟遵婿崔濩參廷元疏故也啓辭入啓未及下明日乃
是別試開場之日故試官方牌招詣闕忽有內傳言　上疾危急承旨等蒼
黃奔詣差備門外　御醫許浚出言曰　上疾極危不可爲也大臣皆至柳永慶
以顧伋繼疏請臣罪出城門故最後至日已夕矣自內　命大臣入護遺敎李
元翼李德馨李恒福尹承勳柳永慶奇自獻沈喜壽許頊韓應寅都承旨
柳夢寅等入余以注書亦隨入　上當門而臥加龍袍拖玉帶於臣上氣絶矣

德馨曰古禮不絕於婦人之手請屏婦人德馨又曰當靜而俟之大臣以下以次出
承宸退就賓廳日已昬矣張燈而坐承傳金鳳傳　大妃之命曰啓字　御寶
送于東宮則不受大臣啓曰上在哭踊中故也自當受之金應又以　大妃命來
傳一封書曰去冬危急時所奉也外面書遺世子內則曰覘同氣如予在
時人有請之傾勿聽之敢以此托之旣入而又以封書來外面書柳韓申許朴徐
韓內曰不穀忝位負罪臣民若蹈淵谷今忽得大病脩短有數如此道之又曰夫
復何恨大君幼沖不及見成長以此耿耿耳予百歲後人心難測萬有邪說願諸公
受護扶持敢以此托之因言柳則領相韓則右相申則乃申欽許則許筬朴則朴東
亮徐則徐消韓則韓浚謙此亦去冬危急時所奉也云典翰崔有源倡卽日卽
位之論蓋受王妃兄柳希奮風旨率同僚來請于大臣柳永慶執以為不可再
請三請至引宋理宗卽日卽位之說大臣命考宗鑑　祖宗朝舊例則唯
成宗卽日卽位而　睿宗子齊安大君幼　貞熹王后擇矣而立　成宗成宗
亦有兄月山大君故卽日卽位與今時勢不同而大臣莫敢違翌日玉堂
彈禮曹判書權滉以鄭昌衍代之
宣祖大王戊申二月初一日昇遐在位四十一年壽五十七當日申時序王光海具冕服
卽位于西廳百官具朝服呼千歲蹈舞而出旣成服遣延陵府院君李好閔同賀具

價嶺護軍李好義告訃于天朝因上表請謚又具 王大妃奏本朝承襲
完山君李軸上疏請罷永慶嶺南人金應成姜遴等繼之金諫又論柳永慶
請放鄭仁弘李爾瞻李慶全等皆從之即二月十二日也
鄭仁弘之疏論柳永慶也柳黨以爲李慶全爾瞻等嗾之并竄絶塞人皆稱
冤爾瞻哭訴冤於王家庙及光海即位仁弘等皆被寵擢仁弘言居昌縣監
金挺立偶以邸報示之知永慶擠塞傳位之敎疏論之而已兩李有如風馬
牛而并被反羅小人之搆陷人如此人皆信之及仁弘等錄反功也乃與李山海爾
瞻朴楗李惺等相議疏并錄之而勳名曰定運初爾瞻李惺使惺勞憺
見鄭愚伏經世極言永慶謀危之狀請疏論其罪愚伏不肯憺累日不去更
貽書勸之愚伏答書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憺遂說仁弘而爲之仁弘初以爾瞻
等不顧其疏者引而自高敬其名之重也 後以爾瞻朴楗同議爲之考出其疏
而殺其功之機也小人貪功名之心無所不用其極如此人言山海朴楗皆不顧
知而山海其黨須袖 戊申其子慶全與仁弘同被竄朴楗之妻光海外姑處變
通而有力故錄之云
光海即位十餘日獻納尹孝先典翰崔有源等受希奮旨論臨海君珒謀逆
之罪光海訪于諸大臣大臣對以流之絶島終始保全乃是 聖上之至德李漢陰

輩也命寘瑋于喬桐鞫之辭連人出於高彦伯楊鶴瑞梁與諝宗室雲原都正撓等
杖死出士便大懼就服獄成金鍊請正瑋又誅之罪李完平上劄辭職以臣既啓全
恩之說不可更為執法之論李爾瞻遂以全恩攻擊謂南人以為護逆多有被
罪者明年瑋死于喬桐人皆疑縣監李稷毒殺之而不敢言矣無爾瞻等協
朝廷請誅議完平稱病杜門漢陰上劄以為瑋幼稚無識待其成長觀其志
氣處置不晚玉堂李惺韓纘男等請正漢陰護逆之罪辭極陰慘命削奪官
職惺等以人心不服而停假之漢陰卒人言憂憤所致
光海即位初遣李好閔吳億齡等請承襲　中朝以為越次遣遼東都事嚴
一魁自立知印萬愛民驗覈稱病至光海以銀參賄賂嚴萬甚厚我國壬丁請
兵於　中朝事甚重難亦未易行賂至是賂門始開自此雖些少之事我國亦縱
史〻間非賄不成華使之東來亦以我國為貨窟徵索銀兩極〻啓窟使之行
則用銀多至十餘萬民不聊生　宣廟朝請改宗系累行不准請朝議以為
中朝之事非貨難成啓試用之譯官洪純彥以外國事勢異中國之人不同若
開此路〻深之弊及宗系國繫而後已　宗系之成差遲數年停傷遂不行賂純
彥之言至今而驗亦可謂有先見君子也
壬子春鳳山郡守申慄捕盜鞫之甚酷盜欲緩死告人金直哉謀逆與綾卿公冕

治惧元翼上劄流開道路仍逆及竹 大妃母雖不慈子不可不孝光海誅之
卿從何處得聞如此荒說形諸文字以駭衆聽宜直陳以對元翼對曰矣無
若論之人復爲任金瑬忌之大難以此也金諫請竄元翼而以南以恭言竹
元翼之劄并請罪之竄元翼於洪州以恭于松禾儒生洪茂績鄭澤雷金
孝誠亦上劄訟元翼之忠請誅鄭造尹訒亦金諫論茂績亦之罪并竄于海島
光海深惡塞門洞宮有王氣之說撤其宅爲新闕甚宏麗號曰慶德宮
以壓之 仁廟以定原嫡嗣拔亂返正追崇定原曰 元宗王氣之說真其讖也
丁巳爾瞻欲廢大妃以固寵其黨著伎冠者上疏請金闓者建論以定安宗社之計
光海令廷臣獻議竄異論者李恒福奇自獻鄭弘翼金德誠等于北邊遂
幽閉西宮人心憤惋申景禛與李曙亦察謀推戴以安宗社以謀告于金瑬
瑬及崔鳴吉共推瑬爲長李曙亦憤舊與金自點沈器遠申景禛謀
亂交結武士廝餘與金瑬申景禛合李貴爲人不密謀頗泄柳天機知
之言于崔滉滉之有孫之子與御希奮相親密故也希奮使朗親金謙論
李貴有異志請鞫之自點以賄賂潛結光海嬖姬金尚宮者尚宮捨其之說
甚力故光海不從金論之既停李貴上疏請與金謙連下以正誣告之
罪光海亦置之

李适參判陸之後以武科選而能文善書有名稱矣及春以出兵使未及赴任
金瑬李貴亦將舉事以适多才智密諾告适慷慨從之 及正之日部分
規畫皆出於适及論功等第以适新預推之爲二等适大不平云論
亦以於元宗所請 國時子光不如預謀而臨時周之策故擢爲一等适
事同子光第功反詘頗究之是夏朝廷以西虜患可憂出适爲平安兵
使兼副元帥适大怨遂畜異謀時元勳亦初立殊勳過慮人心不服居
爲機察盛開告察之門文晦李佑等告其自獻宮謂李适及其子栴韓明
璉等謀逆 上命大臣及元勳遂議之金瑬以爲适不逆李貴崔鳴吉等以爲必
上命只拿其子栴及自獻以來是甲子正月十七日也金吾郞及宣傳官
至适營适斬之舉兵反二十三日報至朝廷震駭遂盡斬所自獻等以
李守一爲平安兵使是适諭爲黃海兵使李時發爲都副體察使往御之
适發韓明璉等道內邑將官往順川路長驅而來差亞乃張晩以都元帥
任平壤适不欲與大兵戰也至順川李元緒李廷亦五六邑各率部兵
三十餘人棄詣張晩适大惧自是不敢入寧邊府一夜果易與慶恐軍
中桀之也至黃州與張晩戰賊兵敗邑官安功許鍾等又率部立殺
張晩适至遂安知官司守塞垣轉向猊獐路張晩收整敗軍隨之

後至平山李時發李守一以所部同行南兵使申景瑗亦至李适至猪灘
防御使李重老李德符平豐川府使朴榮臣等守猪灘适進擊大
破之斬重老亦李貴領諸將守臨津望風而走還京城夕倩出避二月
初九日也　上渡漢南幸張晩聞到坡州聞　上南幸而賊兵入京城鄭忠
信南以興還適申景瑗等亦從引兵至鞍峴李守一殿之翌日适見官
軍倉臨城引兵仰攻之忠信亦盡銳擊之适兵大敗入城引兵出興
仁門而走張晩追之賊兵盡從散适以數百騎逃至利川地爲其黨並
獻李白守等斬适明璉獻于公州　行在所
大駕南行時　王子興安君瑅不扈從亦逃後适入城授之李興立京畿防禦
使送款降适陽尊瑅爲王适敗瑅渡江匹走韓稷安士誠執瑅獻于張晩晩囚之以待朝
全南道都元帥沈器遠御營大將申景禛亦不問于　朝廷之刑軍中事聞下
器遠景禛于禁府數日赦之興立下獄自殺
萬曆戊午秋靈臺白氣犯旄頭經天明年天朝提督劉綎杜松等與虜戰
皆敗沒我將姜弘立金景瑞等戰敗亦爲虜所擄天啓甲子秋長湍以西
至平山大雨雹小者鷄卵大者如鉢或有氷片牛馬爲雹擊斃者多死丙寅
昌城雨雹如者如人面鼻耳皆具丁卯虜兵陷義州長驅至平山六

駕播越仁華有城下之盟 國家遂不振崇禎乙亥丙子年間變異尤多旄頭星
落于関西化為石大如狗頭金化為雹如人面鳥雀多被死雷震仁政殿仁慶宮別殿
及忠勳府人多震死川渠水溢人家多漂沒蛙多相戰乘死之蛙成丘嶺南各邑
震木火經日不滅是年獵月虜主東侵景至 主上屈膝泉宮出質日已危急
悠悠蒼天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丙子春虜將稱帝遣其將龍骨大來報 上自宰臣下至太學儒生請斬之李寅劝李
曙示之以兵威龍胡大驚跳去不敢入城府夜宿而去平安監司洪命耉請斬龍胡縱
使朝廷許之龍胡已渡江勢不相及而為虛言以取重於議時一時人心皆樂如虛虜
稱帝劫我使臣羅德憲李廓亦使參其賀班德憲等不從困辱百端驅迫而黜送
之朝論峥嵘金德誠至請駐蹕平壤有遣馬夫大至灣上義州府尹林慶業往見則馬
胡曰我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舉兵東來爾國若遣使更請和好則雖發兵在道當回能惘且我國
稱帝中朝所不能禁汝国欲禁之何也 上欲遣朴簹曾蒐之三司爭論十日朴簹曾行
至肅川虜兵已渡江長驅朴簹曾蒼黃入正方山城以都元帥金自點在正方故也十三日報
至中外大震十四日 上發而江都未及出城虜兵已迫沙峴蒼黃改路馳入南漢山城
十五日虜兵圍之攻城甚急二十二日虜主渡灣二十八日至南漢城下忠清兵使鄭世規領
兵勤 王至險川與虜戰大敗被創墮在積屍中虜兵退麾下人負之而出僅不

死丁丑正月初三日慶尙左兵使許完右兵使閔栐忠淸兵使李義培亦以三萬餘兵
戰于雙嶺皆敗沒義培走死全羅兵使金俊龍領萬兵與虜終日大戰于光交山殺虜
甚多虜大將白羊高亦中丸死虜兵退而俊龍兵亦潰金自點自正方以數千兵轉
戰至龍津沈器遠爲下四道都元帥領江原監司趙廷虎亦在龍津咸鏡監司閔聖
徽北兵使李沆南兵使徐祐甲等領兵皆至以衆寡不敵不敢戰二十八日虜以江都
不守書來示而宮家屬皆在江都爲虜得者膽無固守意　上遂以晦日出城居
勝於虜陣兵捲還　世子鳳林大君出質於瀋陽宰臣南以雄朴簹朴潢宮僚
李命雄李時楷閔應協鄭雷卿李禬從行
虜報初至　上與大臣議定幸江都先送　嬪宮及鳳林麟坪兩　王子大臣尹禮判
趙翼奉　廟社而行老病宰臣金尙容等欲令先行時上下皆以江都爲萬安之固
啟金慶徵以領相瑬之子爲檢察使李敏求爲以兵判聖求之弟爲副使洪命亙以左
相瑞鳳之子爲從使督諸軍與之翌日　大駕發行出崇禮門虜將龍骨大馬夫大亦
已至沙峴　大駕蒼黃還入城從水口門而出入南漢山城內江都則虜兵必要道襲
擊故也尹防金慶徵亦在道闔之人情惶惧趙翼托稱尋見其父而遁去嬪宮行至江華
海邊訛言虜兵且至金慶徵將其家屬下馱先渡兩大君亦蒼黃得船以渡嬪宮大哭曰金
慶徵不足數也豈料兩大君亦棄我去也語行承旨韓興一與副使李敏求得一船爲行討而渡已

深且審虜之虛警姑止以待明日君爵奉 廟社主宿通津故縣監蔡忠元不至嬪宮闕多供
與一得粮米于人者數朔以進慶徵安頓爲家屬於江華城內聞嬪宮尚未渡日晚始乘舡而來
與一普奉嬪宮渡津至江華留守張紳素以苟悅人心要名譽以天塹爲金湯兵民皆
令任家待令軍器亦不分給有以爲言者則皆以爲恇㥘不聽虜兵將至亦遣兵邀於路
聞虜兵至津邊慶徵張紳等始至甲串軍兵未及到差召炮手分給藥丸未畢虜兵見
無備以數舡先渡慶徵張紳乘舡而走

國朝相臣錄

太祖康獻大王朝
裵克廉
趙浚 領 太祖配享
金士衡 左
鄭道傳 領 奉化伯

定宗恭靖大王朝
沈德符 左

太宗恭定大王朝
李舒 領
閔霽 左
河崙 左府院君 太宗配享
成石磷 領 昌寧伯
李居易
李茂

尹元衡 領
安玹 左
李浚慶 領 宣祖配享
沈通源 左 連源之弟
李蓂 左
權轍 領

宣祖昭敬大王朝
閔箕 左
洪暹 領 彥弼之子
李鐸 領
朴淳 領
盧守愼 領
姜士尙 右
金貴榮 左
鄭芝衍 右 光弼之曾孫
鄭惟吉 左 光弼之孫

李光佐 領 恒福之玄孫

英宗大王朝
柳鳳輝 左 尙運之子
趙泰億 左
鄭澔 領 澈之玄孫
閔鎭遠 左
李觀命 左 健命之兄
洪致中 領 重普之孫
趙道彬 右
李宜顯 領 世白之子
沈壽賢 領
吳命恒 右 允謙之曾孫
李台佐 左 恒福之玄孫
李㙫 左
趙文命 左

世宗莊獻大王朝

趙英茂
權仲和
李稷 領
南在 左 太祖配享
柳亮 領
柳廷顯 右
朴訔
韓尙敬
沈溫 領 德符之子
李原 領
鄭擢 右 太宗配享
朴碩命 領
柳寬 右
趙涓
黃喜 領
孟思誠
權軫 左

柳㙉 領
李山海 領
鄭彦信 右
鄭澈 左
沈守慶 領
柳成龍 領
李陽元 領
崔興源 領
尹斗壽 右
俞泓 右
鄭琢 右
金應南 左
李元翼 領 仁祖配
李德馨 領
李恒福 領
李憲國 左
金命元 左

徐命均 左 宗泰之子
金興慶 領
金在魯 領 構之子
宋寅明 左
俞拓基 領
趙顯命 領 文命之弟
鄭錫五 左
閔應洙 左
金若魯 左
鄭羽良 左
金尙魯 領 若魯之弟
李天輔 領
李宗城 領 台佐之子
趙載浩 左 文命之子
申晩 領
閔百祥 右 鎭遠之孫

文 端 世

崔潤德 左武人
盧閈 領
許稠
申槩 左 世祖配享
河演 領 太祖配享
皇甫仁 領
南智 右 在之孫
宗恭順大王
金宗瑞 領 時稱大虎 被誅
宗大王朝
鄭苯 右
首陽大君 領
鄭麟趾 領 十九登第八十三而卒
韓確 左 世祖配享
祖惠莊大王朝
李思哲 右
鄭昌孫 領 成宗配享

光 仁

尹承勳 領
柳永慶
奇自獻
沈喜壽 領
許頊 左 琮之玄孫
韓應演 左
海朝
鄭仁弘
鄭昌衍 右 惟吉之子
韓孝純 右
閔夢龍 右
朴承宗 領
朴弘耈 左
趙挺 右
祖憲文大王朝
尹昉 領 斗壽之子
申欽 領 仁祖配

洪鳳漢 領
尹東度 左
金尚福 左
李璹 左
鄭翬良 左 羽良之弟
金致仁 領 任魯之子
徐志修 領 命均之子
韓翼謩 左
金尚喆 右
金陽澤 左
李昌誼 右
申晦 領
李溵
李思觀
元仁孫 右
洪麟漢 左

姜孟卿 領
申叔舟 領 成宗配享
權擥 左 世祖配享
韓明澮 領 世祖配享
具致寬 領
李仁孫 領
高承顏 左
黃守身 領 喜之子
沈澮 領 溫之子
朴元亨 領 睿宗配享
曹錫文 領
洪達孫 左武人
崔恒
龜城君浚 領 [illegible]
姜純 領
金礩 右 告六臣

吳允謙 領
金瑬 領 仁祖配享
金尚容 右
李廷龜
洪瑞鳳
李弘胄 領
李聖求 領
崔鳴吉 領
張維 右
申景禎 左武人
沈悅 領
姜碩期
沈器遠
金自點 逆伏誅
李敬輿 領
徐景雨
李景奭 領
今

上朝
鄭[illegible]
徐命善

睿 成

洪允成
睿宗襄悼大王朝
尹子雲 領
金國光 左
尹士昐 右
成宗康靖大王朝
韓伯倫 右
成奉祖
尹士昕 右 士昐之弟
尹弼商
洪應 左 成宗配享
李克培 領 仁孫之子
盧思愼 領 閑之孫
許琮 右
尹壕 領
愼承善 領

孝 顯

金尚憲 右 尚容之弟 孝宗配
南以雄 右
李行遠 右
鄭太和 領 昌衍之孫
孝宗章武大王朝
趙翼 左
金堉 領
李時白
韓興一 右
具仁垕
沈之源
元斗杓
李厚源
顯宗彰孝大王朝
鄭維城 右
洪命夏 領
許積 領

燕山朝

鄭佸 左昌孫之子
魚世謙 左
韓致亨
成俊
李克均 右克培之弟
許琛 右琮之弟
柳洵 領
朴崇吉 右
姜龜孫 右
愼守勤
金壽童 領

中宗恭僖大王朝

朴元宗 領武人肯倡反正大宗配享
柳順汀 領中宗配享
成希顔 領中宗配享
宋軼 領

肅宗英烈大王朝

鄭致和 左太和之弟
宋時烈 領
洪重普 右命夏之侄
金壽恒 領尙憲之孫
李慶億 左
金壽興 領壽恒之兄
鄭知和 左昌衍之孫
李浣 右武人
權大運 領己巳廢妃時不匡
許積 左
閔熙 左
吳始壽 右
閔鼎重 右
李尙眞 左
金錫胄 右堉之孫
南九萬 領砥之孫

鄭光弼 領 中宗配
金應箕 右
申用漑 左 叔舟之孫
安瑭 左 以子謙之獄緣坐
南袞 領
金詮 領
李惟清 左
權鈞 右
沈貞 右
李荇 左
張順孫 領
韓孝元 領
金謹思 領
金安老 領

鄭載嵩 右 太和之子
李端夏 右 荇之玄孫
趙師錫 左
李翊 右
呂聖齊 領
睦來善 領
金德遠 右
閔黯 右 熙之弟
朴世采 左 訔之後
尹趾完 左
柳尚運 領 寬之後
申翼相 左 用漑之後
尹趾善 左 趾完之兄
徐文重 領 景雨之孫
崔錫鼎 領 鳴吉之孫
李世白 左
閔鎮長 左 蓍重之子

仁

尹殷輔 領
柳溥 左
洪彥弼 領 仁宗配
金克成 領
尹仁鏡 領
宗崇靖大王朝
柳灌 左
成世昌 左

明

宗恭献大王朝
李芑 (領) 荇之弟
李蘋 (右)
鄭順朋 左
黃憲 左
沈連源 領 明宗配
尚震 領
尹漑 左

景

申琓 領 景宗禎之曾孫
李畬 領 端夏之侄
金構 右
李濡 領
徐宗泰 領
金昌集 領 壽恒之子
李頤命 領 敬輿之孫
尹拯 右 隱逸
趙相愚 右
金宇杭 右
權尚夏 左 隱逸
趙泰采 左
李健命 左 頤命之弟
宗宣孝大王朝
趙泰耉 (領) 師錫之子
崔奎瑞 左 [illegible]之玄孫
崔錫恒 錫鼎之弟